



# 犁田和插田

陈连清/文

1973年初春，我高中毕业已一年半。读小学、初中时，周日、农忙假我都在田野里度过，跟着父辈学犁田。

《王祯农书》云：“犁铧铸铁为之，其薄如瓦，南方水田尤宜。”犁是江南农家必备工具，由犁铧和犁架组成，架子前面与牛轭用粗绳相连，后面是扶手。

犁田时，农夫将牛轭套在牛肩上，一手扶犁把，一手握犁梢，驱赶牛前行。启犁时，尖尖的犁头戳入泥土，犁铧切开土地，横峰水的支流在泥浪里显现。有人说，这是龙王爷的鳞甲，被春雷震落人间。快到田坎时，喝令牛“嗨牢”，拉紧缰绳，迅速转身，开始反向耕作。如此一来一往，偌大的田园便被翻了个底朝天。接着，河水“哗哗”灌进田里，农田变得明晃晃、白茫茫，这就是关田。

斫草时被粉碎的草压在底下，一周后开始腐烂，这时要进行第二次耕田作业。此时的水乡，湿漉漉、水汪汪，呈现“漠漠兮水田，袅袅兮轻烟”的田园景色。

我学犁田始于初中阶段。一开始，我使劲捏住把手，如擒住躁动的青蟒，神经紧绷。不一会儿，掌心水泡在晨曦中胀成露珠，再捏把手就破了，锥心地痛。后来我琢磨，这和摇船橹一样，不可死捏，要放松手，搭在把上，顺势用力，这样就不会起泡且能持久。

一次，我扶犁时，将犁头插进深潭，牛的四条腿像灌了铅，怎么拽都不动。我一看牛停下，就一边用犁梢狠抽牛身，一边乱吆喝。这时，父亲在身后大吼：“扶把压下去！”他随即帮我把把手重重压下，这才避

免了事故。犁沟的深浅藏着生命的道理：弯腰不是屈服，是“退中求进”的法子。

之后，我着重掌握动态中的平衡，让犁头始终保持与沟同样的深度。手压重了，犁头会吃空；压轻了，犁头吃土过深，犁会损坏。后来掌握了要领，我得心应手。对土地深入肌理，对生灵留有分寸，我轻松有力地扶着犁，手执犁梢在空中炸响，“驾驾”驱赶牛犊，我的脚步、牛步和着吆喝声同频，人牛都在欢乐中缓缓前行。

回首望去，黑土排成一行行，波浪翻滚，蔚为壮观。在天地间，我仿佛是指挥家，启泥的“嗤嗤”声、赶牛的吆喝声、流水的“哗哗”声汇成田园春的序曲；我仿佛是书法家，以犁为笔、大地为纸，笔走龙蛇，书写对一个时代的眷恋。

父亲吼完，牛不再顶，喘着粗气站稳。犁头像突然懂了规矩，顺顺地切进土里，泥浪翻起，带着土腥味。从那以后，我抽牛屁股的鞭子甩得轻了许多。我体会到，如果体恤牛，不把牛当畜生，而是当成朋友，牛也会亲近我。牛教会我的，不仅是耕作技巧，更是与生命的相处之道。

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青少年时期，我参加过宋人翁卷诗中的“插田”。

春夜五更，父亲把我从梦中唤醒，我提起小凳子和稻草把，踏着星光，急匆匆汇入拔秧的人流。秧田里，大家围坐在一起拔秧，顿时，咳嗽声、击水声、絮语声此起彼伏，打破秧田的宁静，将晨雾搅成流动的轻纱，秧苗的翠色浸润整个黎明。虽只见小小的秧苗，却有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意蕴。

拔秧技法如禅修般讲究，三指相扣作莲花状，中指和食指深入浅泥与根部齐，拇指在前面压住，两指用力起秧；两手配合轻轻一兜，秧苗到手；然后使劲在水中抖动，借水波荡去泥土；再用稻草系住，就是一把

## 残阳如血

莫旻鹰

当暮色收拢战鼓的余响  
 垓下狂风掀开别离的绝唱  
 那把剑带着你的体温  
 染上我的血  
 模糊视线里唯有力拔山兮的伟岸  
 四面楚歌在乌江畔崩塌中隐去  
 让胸中的悲鸣化作剑气震荡  
 我甘愿是从你剑鞘滑落到泥土那朵杜鹃  
 开得漫山遍野  
 殷红如你戟上那缕红缨  
 乌骓马破空长嘶  
 昂然投入这呜咽的浪  
 与我赴赴命定的殇



## 春天有娇气

章柠檬/文

我认为，春天最迷人之处，不在色彩，不在温度，恰在这活泼、自然又娇俏的气息中。

娇气是春天的底气，它娇滴滴、明晃晃，一副谁也比不过的模样。春天不缺阳光的慷慨，也不缺雨水的丰沛，自然娇得不行，谁不向往这样的生机？所以，人们才把人生最美的年华、事业最好的光景都比作春天。

春天的娇气，并不傲慢。放眼春天，你很难说哪种花最美、哪片风景最宜人。只怪春天万物皆可爱，大地的一切都以最本真的样子蓬勃向上。墙角角旮旯里鲜嫩的小草不美吗，湖边随风摇曳的柳枝不美吗，金黄的油菜花会嫉妒桃花的娇艳吗，缤纷的樱花比不上玉兰花的奔放吗，清脆的鸟鸣一定胜过潺潺的溪水声吗？不是的，它们都在骄傲又快乐地做自己，也在相互衬托各自的美丽。它们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，这才是春天最好的模样。允许做自己，也允许别人做别人，才会有娇气，这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自信和底气。

春天的娇气，并不肤浅。它不像小孩子的无理取闹般讨人厌，却又如同小孩子般不由分说地黏着你、爱着你，认认真真地撒着娇，毫无心机地盛开着。我们多久没有这样娇气过了？总担心别人不够爱自己，总在揣摩别人的想法。看看春天，它只做一件事——爱自己，疯狂地爱自己。在那些老旧的围墙上，紫藤花、三角梅、凌霄花依然伸展着曼妙的身姿，爬上墙头争相绽放。连吠犬都少闻的山谷里，依然有山茱萸、棣棠、野樱花，三五成群地跳跃在阳光下，它们何曾寂寞过？更不必说春天火热的杜鹃花、郁金香、李花、梨花……它们顾自开放、顾自热烈，从不在意周遭的环境和目光。爱自己，让自己美好，世界就美好，这是春天的信条。

春天的娇气，并不柔弱。请你端起一朵花细看，没有两片花瓣的纹路是一样的，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再细看，没有一颗花蕊不是排列整齐的，像一个齐心协力的组织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内在力量托举出的鲜活生命力？它们把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，在黑暗中一刻不停地汲取、成长。我们在春天见过茂盛昂扬的竹林，却很难看见这片挺拔的绿经历了怎样的黑暗。一棵毛竹几乎要在地下生长五年，才能探头望向春天。前五年，它把所有力气都用来向下扎根，根系能蔓延数千平方米，没有阳光的问候，没有路人的关注。待到积蓄的能量足以破土而出，它就向上冲出一个势不可挡的春天。还有最早来报春的迎春花、梅花，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大地，这些熬过寒冬的生命便迅速发芽。去年冬天那些刺骨的寒风淬炼出不折的风骨，扛过的所有压力都化作春暖花开的底气。为何不娇？是时候让生命呈现出最耀眼的光芒！

我不羡慕那些涂脂抹粉、哗众取宠的娇气，但我欣赏自然而然、忠于自我、底气十足的娇气。盛大而热烈的春天告诉我：娇气不是任性、不是示弱，而是自由、是坚定。走过冬天的人，才能看见春天！在无数个四季轮回中昂首走来的春天，才有如此娇气！

## 春雨

江文辉/文

入了春，雨自然少不了。都说“春雨贵如油”，这雨在人们心中地位独特。

我想，这主要源于一个“绵”字。春雨细细的、疏疏的、柔柔的、软软的。行走在春雨中，仰头望天，云层层叠叠、模模糊糊，没有夏雨、冬雨时的黑压压之感，反而会阳光留些机会。阳光投射下来，光晕十足，让人惬意又温暖。

我的家乡依海而建，富有江南水乡的诗意韵味。春到了，油菜花静悄悄地开，紫藤花尾随其后悄然绽放。只有柳树，动不动就向春风“告状”，让嫩芽长出绿色的小叶子。一片、两片，与花香相伴，冲入鼻腔，让人顿感飘飘然。

我天生爱春，爱屋及乌，春雨就像精神食粮，让我在一年之始，从头浇灌，重新出发，然后“从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，发出了至感动人的歌声”。

特别是惊蛰之后，春分、清明接踵而至，春雨来得越发频繁，就像邻里串门一般。今早还晴空万里，午间就薄云漫天，傍晚便淅淅沥沥下起雨来，接着一整晚的“哗哗啦啦”。

雨量时大时小。雨落到屋顶上，顺着瓦槽流到屋檐，然后滴滴答答敲在盆缸里，再流向道地。一路上，形成细细的水道，发出各种清脆的声音。小狗爱跑，在水道中蹦跶；女儿爱追，“咯咯”地笑着。我静坐着，偷偷看着，不打扰、不呵斥，仿佛看了一场关于农家娃的电影。

这是春雨带来的快乐。当然，它也有发脾气的时候，比如倒春寒时，那雨仿佛从冰窖里出来，落在身上，让人不禁打寒战，直接流起鼻涕、打起喷嚏。

不说远的，去年临近清明节，一场倒春寒突然来袭。当时，隔壁乡镇正在举办油菜花活动。结果，春雨闹脾气，把在场的游客淋成了落汤鸡，以至于今年稍有下雨迹象，大家就开始担忧。好在，这春雨还算识趣，象征性地下一会儿就戛然而止了。

我带着两个女儿行走其间，一路上有说有笑。小女儿说：“这样的雨挺好的，很舒服。田里的水不是特别有营养，不然秧苗、菜苗、树苗、豆苗为什么都喜欢在这个时候长呢？”

我轻轻一笑，大女儿则“扑哧”大笑。这一笑，让尚在幼儿园的“小女儿”不干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用老师当年教我的那套来哄她，把春雨当作春姑娘走亲戚带来的礼物，一番胡诌，让孩子知春、识春、惜春、爱春。

也许，这就是踏春的意义所在。“春雨足，染就一溪新绿。”这个春天，有春雨伴我出行，真好！

### ★ 遗失启事 ★

● 温岭市松门镇双岩基督教堂遗失温岭市民族宗教事务局2018年8月17日核发的证号为宗场证字(浙)J100050046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71331081A99695086W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(副本)，声明作废。

● 温岭市方山印社遗失开户许可证一本，开户核准号：J3454004018301，开户银行：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，开户账号：201000120120112，开户日期：2014年6月23日，声明作废。



## 谷雨：春天最后的温柔絮语

刘小兵/文

谷雨的雨，没有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凉意，也不似夏雨那样急下骤停、突兀异常，而是不骄不躁、不温不火地落着。

谷雨一到，天地都变软了，连风也软绵绵的，催出紧一声慢一声的蛙鸣。泥土吸饱水分，黑得发亮，像涂了层油。种种物候表明，谷雨正向春天发出最后的温柔絮语：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

雨生五谷，亦生万物。谷雨是一年中最集中种养的忙季，这构成了我对谷雨节气最刻骨铭心的记忆——关乎劳作与成长，有痛苦，亦有快乐。

亦是农家子弟，对节气与农时多有了解。“懵里懵懂，清明育种”，提醒人们清明时水稻要开始育种；“谷雨一到，布谷鸟‘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’清丽地叫唱”，催促人们割了麦插禾；“不栽五一禾”，提示人们要抢农时，抓紧插完水稻，别过“五一”，因为“延误一时，欠收一季”。

我家那时有七亩水田、两亩旱地，我打小就得下田干活。江南的水田，谷雨时节最

为动人。春水初涨，水田新耘，田畴如镜面般平铺在天地间，映着天光云影，也映着农人与老牛弯着的脊背，他们背负着整个春天的希望。农人们赤着脚踩进泥水里，水是凉的，泥却是温的，裹着脚趾，像某种黏稠的生命。他们左手握秧苗，右手如鸡啄米，一上一下将秧苗插入泥中，动作极快极准，仿佛不是人在插秧，而是秧苗自己跳进该去的地方。他们说：“种子下地，心就跟着下去了。从此，希望就在田野上。”为抢农时，孩子们也来帮忙，插得歪歪斜斜、深浅不一。大人也不纠正，他们知道，这些孩子终将学会干农活，就像他们当年一样。田地里的学问，不是教出来的，是熬出来的。

后来，我熬出了头，跳出了农门，却也远离了故乡。现在，我没水田可种，但在谷雨或其他种植时节，总是跃跃欲试，非得种种下点什么。于是，我选择种菜。就像今年谷雨，我一大早去了农贸市场，买了沾着晨露的菜苗——辣椒苗黄绿错杂，茄子苗蜷着毛茸茸的嫩叶，黄瓜藤怯生生探出卷须。在整好的菜畦上，我先用锄头在畦面扒出浅沟，打出浅窝，再舀半瓢草木灰撒进去，这

是种菜打底的基肥。有人说，草木灰是土地的胭脂，既驱虫又添肥，能一直滋养庄稼。准备工作做好后，开始栽种菜苗。移苗时须捏住子叶，切莫碰伤了脆弱的茎。扶植、填土、压紧，虽比不上种树大张旗鼓，但也要按序完成生命的移植仪式。当第一株黄瓜苗的根须没人温热的泥土，当谷雨的水丝洒向菜苗嫩叶，我仿佛听到“滋滋”的吮吸声，那是菜苗向土地发出的絮语，是绿叶对根的情意。

种完菜，直起疲惫的腰，回望菜畦里绿叶点点摇曳，我知道，那是生命在春雨中苏醒，也是一种轮回。就像当年在老家，我种下水稻，水稻成熟，我随之成长。此刻，我种下菜苗；他日，菜苗将以果实喂养我。我们彼此喂养，彼此成全。这样看来，种稻种菜不只是营生，还是一种对话——与土地的对话，也是与时间的对话。时间无言，却用季节更替告诉我们：播种有时，收获有时；等待有时，欢喜有时。而谷雨，正是这场漫长对话中最温柔的一段——它不说再见，只是用一场又一场的雨，把春天最后的絮语，轻轻说给土地、农人，也说给每一个路过春天的人听。